

禮 廣

46.3
52-C4

夜 声

〔日〕井上靖著

文洁若等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井 上 靖
夜 の 声

本书根据《井上靖小说全集》第三十卷新潮社1974年版译出

夜 声

(日) 井上靖 著

文洁若等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67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.125 字数 247,000

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册

书号：10188·149 定价：0.88元

前 言

井上靖(1907—)是日本当代文坛上负有盛名的一位老作家,创作态度严肃,艺术技巧纯熟,他的很多作品都具有社会意义。一九六四年,他被推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。一九七六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,现在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。井上靖自一九五七年起,多次访问我国,一贯主张中日友好,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。

井上靖生在北海道,一九三六年到大阪《每日新闻》社当记者。一九四九年因中篇小说《斗牛》获得芥川奖。一九五一年辞去报社职务,从此专门从事写作。著有小说三十二卷,包括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《暗潮》(1950)、《射程》(1956)、《冰壁》(1957)、《城堡》(1964)、《夜声》(1968),以及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《天平之薨》(1957)、《楼兰》(1958)、《敦煌》(1959)、《苍狼》(1959)、《风涛》(1963)等。

这个集子里所收的《夜声》,写一个退休老教师沿着《万叶集》中所咏过的地带漫游,去寻觅一个理想之乡。但昔日诗情画意的风景早已被破坏得面目皆非,使他怒不可遏。其他九个短篇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生活,富于新鲜感和艺术感染力。《夜声》中的《万叶集》和歌,是承蒙李芒同志翻译的,特此志谢。

文 洁 若

1980年5月

目 次

拳王	• • • • •	吴绪筑译 (1)
汇合处	• • • • •	梁传宝译 (40)
拦河坝的春天	• • • • •	张嘉林译 (63)
往日的恩人	• • • • •	文洁若译 (80)
初代权兵卫	• • • • •	文洁若译 (91)
孤猿	• • • • •	文洁若译 (117)
月圆之夜	• • • • •	张嘉林译 (126)
某种朋友	• • • • •	张嘉林译 (147)
夜声	• • • • •	文洁若译 (168)
道路	• • • • •	文洁若译 (366)

拳 王

我沿着路轨走了多久呢？好象已走了不少路。

不，也许事实上我并没有走多远。才一两百米，最多就是这些吧！在前方远处，那盏隐约可见的绿色信号灯和刚才一样，丝毫没有变大，也还是那么远，仍然在薄雾中闪烁。

我踏着一条条枕木往前走。脚下枕木的间距真恼人！它比人的步子稍微宽了一点，可是分两步走的话，步子太小就更别扭了。

我似乎已走了很长时间。我用身体撞开第一饭店的大门，走下两级石阶，象是被人扔到了行人稀少的马路上，然后一直走到这儿——不，这不是今晚的事，我怎么啦！我的引退慰劳宴会不是昨晚开的吗？我从第一饭店被扔到马路上是昨晚的事。记得昨晚我就那样从新桥乘上去湘南的电车，半夜回到函南的自己家里，睡得象死人一样。

然后在今晨去东京，到大学拜访大须贺博士，又去他在驹込的住处。他请我吃了晚饭，让我喝了不少酒。八点二十分，我乘上东京车站开出的列车。

这些事为什么会搞错？我头脑里的时间观念似乎有些混乱了。我以往喝多少酒也从来没有把昨天的事与今天的事混淆过。

昨天和今天之间只是家里那几个小时的酣睡，那也就是昨天与今天的分界线。

即使认为我是从第一饭店的大门出来，走上马路，然后径直走到这里来，好象也无妨。我昨夜确实回了家，在家里睡了觉，今晨又去过东京。那又怎么办呢！不是毫无意思吗？

要紧的是当我昨夜走出第一饭店大门，走到那昏暗的马路上时，我不再是职业拳击选手了，不再是“钢铁心脏的八甲田次郎”了，我成了一个再也不能上拳击场的人，成了一个既无胜利，也无失败的人。当年无敌的八甲田次郎已不复存在。

走出第一饭店大门的一瞬间，我判若两人。从那时算起究竟过了几小时啦？说实在的，从那以后我已没有昨天和今天了，我生存着，但我的呼吸法已与过去不同。暗淡、忧郁的二十几个小时只是无声无息地流逝了。

我相当疲倦，在车上打起盹来，应该在函南下的车，竟乘到了三岛。我付了乘过站的车钱，走进空无一人的候车室，这时已经是十一点了，我看看列车时刻表，东京开出的列车还有两班，开往东京的列车要到明晨五点钟才有。

我开始步行，我沿着车站前的大街右边往前走去。走到街的尽头处，我没有沿着大路再往前走，而是进了小巷。它在一个略大一点的、象是商场似的建筑物旁边。我估计着铁路所在的方向，顺着矮小房屋之间的羊肠小道，一步一步朝前走去。不一会儿，我来到这些房屋的尽头，突然置身在田野前，铺着铁轨的路基已近在咫尺。

当我知道开往东京的列车已没有时，决定步行回离此一

里^①半远的函南的家。我本来可以在三岛的候车室里等候去东京的头班车，可是我没有这种兴致，决定沿路轨步行回去。我要顺着路轨，踏着一条条枕木走去。

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用两眼注视路轨步行的欲望，虽说我当时并没有察觉到这点。两条路轨笔直地伸向远方，光凭这一点就奇妙地诱使我想沿着它步行。

现在，我沿路轨走着，它在我前面弯曲成波浪形，其实路轨是直的，呈弯曲状只是我的感觉。我不时停步伫立，几次停步望去，路轨总是古怪地弯成平缓的曲线。深夜，薄雾弥漫，远方已隐没在雾霭中。也许月亮已在什么地方露出，所以有相当一段距离是看得清楚的。小时候，在开运动会的前一天，我曾在小学的校园里看见过两根白线描出的平行曲线。现在在我面前延伸着的两根铁轨就是那个样子，所不同的只是校园内白色曲线有一种舒适感，眼前这两条曲线却弯曲得令人讨厌，歪歪扭扭的，讨厌极了。

既已这样也就算了。令人受不了的是趴在地面的两根铁轨，它们到我脚下就变了样，现出它笔直的本来面目。

我时时停步回顾身后，在我身后的铁轨也和前方的一样，呈现着讨厌的曲线伸向远处。只有在我眼下三尺左右的狭小范围内，铁轨才规规矩矩地显出它的原形。其余地方的铁轨，不论前方还是身后，稍远一点就现出那种令人不快的曲线，可憎地扭曲着。

我走着，沿着脚下笔直的路轨走着。每当我的视线一投

① 指日里，一日里约为 3.9 公里。

向前方，身体就失去平衡向右摆去。

我俯视脚下，又抬眼向前看，转而再把视线落到脚下。我刚才就是不下几十次地反复着这一动作走过来的。我摇晃、站直、又摇晃。每摇晃一次鞋尖就碰上垫在枕木间的石块，发出响声。

我决心步行回家时，确实是想沿着笔直的铁路线行走的。我没法抑制在铁路线上面试验一下自己身体缺陷的强烈欲望。铁路从平坦的田野中穿过，即使走在上面也没多大危险，况且已是深夜，不必担心有人看见。时间也好，场所也好，对我的奇妙实验来说，是最理想的。两三年来，我利用一切机会，无数次地试验自己，可还从来没有这样自由、这样从容地从事这个实验。

但是细细一想，这是一桩蠢事。做这种试验究竟有什么用呢？无非是再确认一下自己这副可怜的样子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罢了。

确认自己的可怜样子，这好象是我这个性格中固有的一个特点。长期以来，我被认为是一个斗志旺盛的人。我自己这么想，别人也是这样看的，我的确只爱赢。

然而，事实上我也许并不是这种人。小的时候，我不会荡秋千，一害怕就放开握着的绳子。母亲常说：“感到害怕就该抓紧绳子才对，哪有松开手的？真是怪孩子。”母亲的话里带着抱怨的口气。只有在这种时候，那么慈爱的母亲才会用这种冷冷的口气讲话。确实，每当秋千的摆动幅度一大，我就放开绳子，挺可怜地摔落下来。

我害怕的时候，决不会抓紧绳子来解救自己，恰如要把自己推向危险状态似地，我的手做了与其他孩子完全相反的动作。我生来就这么古怪。

我也不会吵架。在小学时，哪怕和女同学吵架我也一次没想赢过，取胜的意志好象全被上帝收去了。我不会赢，我深信取胜这一类的事压根儿不会在我身上发生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对自己的那个告诫是很奇妙的。由于一吵架总是挨打，我便摆出两手抱头的姿势，尽可能少挨打，一心盼望敌人的攻击结束。尽管如此，我却经常吵架，这也是怪事。我是决不肯让人的，一旦心血来潮，明知会倒楣也要把对方的感情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。明知自己下场是可悲的也不屈服、不让步。要动拳头时，再弱小的孩子都能打我，因为我不出手，殴斗完全是单方面的。

我匍匐在地挨着打，一边眯起眼睛看着石块和小草。就是现在我也常常会对地面上几平方寸的小小区域突然感到很亲切。我把脸贴在这巴掌大的地上，可以看见一粒粒的沙子，小小的野荠菜，扔着的沙砾和石块。我可怜巴巴地盼望“风暴”过去、殴打尽快停止。

对我这个异常缺乏自尊心的男孩子，父母多少有些担心。不过，既然是无法勉强的事，也就算了。因为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，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，父母亲总觉得我这条命是拣来的。

对于我能否成为一个普通的男人，父亲一开始就不抱希望，母亲却相反，她竭力要使我长大成人。

看到我被同伴欺侮，父亲只是把对方拉开，他既不骂对

方，也不对我说什么。

母亲就不同了。她拉开对方，让我从地上站起，怂恿我说：“来，你也打他！”我退缩不前，她就板起脸再三地说：“来，上去试试！输了也没关系，揪住他！”母亲生长在北九州的远贺川流域，她在一种煤矿区特有的俗称江湖气质的粗犷风气中长大。母亲极其怜悯懦弱的儿子。

我患的病叫心囊炎。那时我才两岁，生下没多久。据说我几次呕吐过象咖啡一样的液体，这是一种垂危的症状。心囊炎是一种在心脏周围积了脓的怪病，患这种病的人很少，而得病后的幸存者更是寥寥无几。

好歹我活了下来，听说母亲给我输了三十三次血。我体内完全换上了母亲的血。

那时，我被送进九州大学的附属医院。主治医生就是大须贺博士，当时他还是位年轻的讲师。

在整个小学时代，每到春天，我就跟随母亲乘公共汽车越过一座小山去福冈的九州大学，年轻的学者要把我奇迹般保住性命后的成长情况记录下来。母亲为自己孩子得救而感恩不尽。多年来，她一直履行着与博士的这一约定。

我幼年时的懦弱、毫无斗争心，也许是这场病在作祟。

我这个人竟成了拳击家，而且是职业拳击家，这只能说是桩奇事。

我第一次殴打别人是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八月底的一个傍晚。现在想来，这对我事关重大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儿，身体各部分都受到了仔细的检查。

诊察结束以后，我等了很长时间，再次被召进博士的房间。

“目前没有什么不正常。身体完全健康。这要归功于你母亲的血液。你要感谢你的母亲。可是，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勉强行事。千万不要忘记你小时候曾患过大病。请你以后再来。让我每年为你检查一次心脏。”博士的口吻虽和我的双亲不同，但同样是慈爱可亲的。

我行了礼，从博士那里告辞出来。三天后，我正式加入了东亚拳击俱乐部。与此同时，我迁出了在神田的住处，移居俱乐部的二楼。俱乐部正要找一个人看家，我就承担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我在R大学求学期间跨出了职业拳击家的第一步。一切都是遵照河又义章的指示。

两年中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拳击练习。当然烟酒不沾。

我一年四季每天早晨五点钟起身，洗了脸就开始越野长跑，步行半小时和跑步半小时交替进行。有时甚至走到神宫外苑和多摩川河畔。除去大雨倾盆的日子外，从不间断。八点钟早餐，由附近的饭铺送来。然后上学。作为一个学生，我不很用功，但绝不偷懒，必修课程从不缺席。

因为晚上的训练，我每天下午三点半吃晚饭。六点钟，会员去俱乐部集中，先作跳绳等准备运动，然后上拳击台练习拳击，结束后击砂袋，作适量的增强拳击力量的运动，向着吊球进行速度训练，最后对着大镜子研究拳法。

大家散去后，我便洗澡，每晚九点半准时就寝。

我那时是二十岁，对自己柔软的身体感到很满意，体重保

持在一百二十五磅。

有名的拳击家高津、山下、赵，也上俱乐部来。我仔细琢磨他们的拳法，但并不是简单地模仿。既然我已把自己未卜的前途托付给河又义章，就决定一切都听从他的指导。

我遵循河又义章的指导是对的。他没有教我什么特别的诀窍，只是给我建立了一个随时都能应变的朴实的基础，使我有朝一日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独特的拳法。一九三三年春天，东西拳击对抗大会举行，我首次登台比赛，那时我二十一岁。以此为开端，我接连参加了几次比赛，都轻易赢得了胜利。

很幸运，我作为职业拳击手崭露头角后，六月里，K新闻社主办日法拳击比赛，来日的法国选手有马波罗、奥克莱罗等世界第一流选手。

日本方面必须选拔参加这次比赛的选手。我参加了日本选手的选拔比赛。在预赛、准决赛、决赛中，我一次又一次打败了老资格的选手。人们似乎感到意外，但我并不这么想。我获得了最轻量级日本冠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被冠以“钢铁心脏”这一称号。

“钢铁心脏”说得多妙！我在决赛中以技术击倒^①打败了日本拳击界魁首赵。当时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无情而执拗的攻击是来自何处，我简直就象机械一样准确。我毫不夸张，心脏就象钢铁的齿轮那样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在盛大的日法拳击比赛中，我击败了奥克莱罗，与马波罗打成平局。顷刻之间，我出了名。不到三个月，八甲田次郎就

① 技术击倒指一方已无力继续竞赛，裁判员判定胜负。